

盛开
BLOOM

第十五届
新概念获奖者
作品范本

散文卷

方达◆主编

C O N C E P T

随书赠送
精美书签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教育出版社

散文卷

方达

主编

盛开
Bloom

第十五届
新概念获奖者
作品范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五届新概念获奖者作品范本·散文卷 / 方达主编.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3. 5

(盛开)

ISBN 978-7-5351-8977-6

I. ①第… II. ①方…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6169号

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邮政编码 430015 电 话 027—83619605
地 址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1-8977-6
定 价 29.80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目录

倘若时光逝·年少是一枚尖利的铁器

- 002 年少是一枚尖利的铁器 / 潘云贵
- 006 地球上的你 / 林晨
- 010 我在你身后 / 曹梦晰
- 014 欠你一个月久久的怀念 / 田园
- 017 嗨，美人 / 陈若可
- 020 倘若时光逝 / 林红雨

沉默如影·祭青春

- 026 沉默如影 / 陈志炜
- 031 水晶杯 / 林浩文
- 038 忠于理想，面对现实 / 巫小诗
- 041 故乡人 / 林晨
- 044 如果你也是个高中生 / 张璇琳
- 051 祭青春 / 边十三



1 9 2 5

du ministère

nmuni
isi pour de
onseil de la
nté à la concurrence
lon de boissons gazeuses
s hôtels, les restaurants
ntines, les distributeurs
emias, etc. Ces risques

ation

孤寂旅人·漫长的上海

- 058 孤寂旅人 / 慕辰
- 063 永远有多远 / 曹梦晰
- 069 日光向暖，岁月不寒 / 边十三
- 075 漫长的上海 / 杨欣雨

香港电影之旅·远行

- 088 香港电影之旅 / 巫小诗
- 093 HSYLC，最美的夏天 / 曲玮玮
- 098 南方没有冬天 / 陆俊文
- 101 多少楼台烟雨中 / 安琪
- 104 半瓶 / 刘涛
- 109 没有人可以依靠 / 巫小诗

目录

别来无恙·顾盼流年

- 114 别来无恙 / 陆俊文
120 相思 / 未逆光年
124 世界消失一秒钟 / 李婉琪
130 鸟眺望的地方叫作远方 / 潘云贵
136 一路高速 / 张恒立
145 顾盼流年 / 陈诺

流光·静默的生命

- 152 流光 / 刘涛
160 我们都看见路尽头的夜色 / 刘阳
165 纯真博物馆 / 孟祥磊
170 上帝的眷顾 / 曲玮玮
176 你造就了光影，光影烘托了你 / 曲玮玮
182 所求——读毛姆《月亮与六便士》 / 祈年



AVRIL OCTOBRE
1 9 2 5

1925

1925

du ministère

amuni
ist pour de
onzeil de
nie à la
ion de bu
s hôtels, les restauran
ntines, les distributeu
emas, etc. Ces

ation)

Contents

六月晚安·绿色生长

- 188 六月晚安 / 边十三
190 少年悲伤地沉默
在白底蓝花的蓝印花布里 / 陈志炜
197 向日葵 / 慕辰
202 往岁流光 / 边十三
206 回眸 / 林晨
209 绿色生长 / 小鱼

再见，匹诺曹·此后今生

- 220 再见，匹诺曹 / 潘云贵
225 月 / 刘涛
231 恋母情结 / 张璇琳
235 行走在路上 / 慕辰
238 路过世间 / 芷年
241 此后今生 / 祈年



盛开
Bloom

PART 1

倘若时光逝·年少是一枚尖利的铁器

年少是一枚尖利的铁器
地球上的你
我在你身后
欠你一个月久久的怀念
嗨，美人
倘若时光逝



年少是一枚尖利的铁器

文/潘云贵

潘云贵

第十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1990年出生于冰心的故乡福建长乐，长乐市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发表于《山花》《西部》《儿童文学》等刊物。
现就读于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
喜欢在文字中描摹时光，感受生活、感受爱。
曾获2011年度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首届海峡两岸文学创作大赛短篇赛区第一名等。

长大以后，面对尖利的铁器，我时常会发呆，觉得年少时的自己和它那么相像。

小时候，常常和母亲坐在院中的石阶上望着高空的飞机逐渐远去，托着下巴想未来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一旁的龙舌兰在墙角静静生长，细长的叶片在盛夏的雨水过后发出更加翠绿的光。母亲从高高的树枝上摘下白玉兰，佩戴在我耳边，她慈爱地抱起年少的我，不断用额头抵我的额头。

然而，十三四岁以后，我却总让她的心脏承受着沉重的负荷与难过。我不写作业，沉迷在新出的电子产品中，躲在被窝里看课外漫画，故意在填写期末成绩单时把地址写到乡下目不识丁的阿嬷家，总是花大把光阴对着天空发呆，看几只飞鸟掠过，一低头，几株鲜艳花草又长出新芽。

母亲说过我数次，刚开始我并不理会，用一声不吭代替一切回答，后来也开始和她犟嘴，无休止地与她闹矛盾。母亲说：“你越长大，越不懂得是非，迟早会害了自己。”我看到她和我说话的时候，流泪了，这种泪是她被社会、生活步步紧逼后也不轻易掉落的泪，是在父亲处事不顺后发酒疯给予她一顿谩骂时也强忍着不掉下的泪，却在我冷漠而轻狂的言语后滑落在冰冷的地板上，滴答，和时间一起摔成破碎的忧伤。

“我自己知道，不用你管！”碍于面子和脆弱的自尊，那么执拗而不愿回头的年少，是不是很可恶？那句话说出以后，母亲的耳朵有那么一刻冻结在遥远的冬天。我们是冰面上奔跑而过的鹿群，没有留下一刻虔诚的低头。

每次回到北方上学时，停留在异乡的火车站旁，心里想起最多的是父亲。

三年前下着滂沱大雨的一天，我接过父亲手里的行李箱，只上了火车。他在窗外，随车内的我一步一步前行。

在这之前，我们吵过一架。

他是一个对世界极少退让的男子，包括对待家人，总是很严厉，甚少温情。我想逃离父亲的这座城，便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与之做了抗衡。我指着地图上那座陌生的北方城市，对他笑了笑。“你非得走那么远吗？”他板下脸来。我没有回答，依旧指着那个遥远的方位。“不行，你一定要给我待在省内！”他决绝而不容更改地说道。

“不行”“一定”“给我”……我厌恶这样的词汇，握住地图的两端，“滋——”纸

张碎裂的声响，清楚地在他耳畔像飞机的螺旋桨一样轰鸣。那道裂开而弯曲的线条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在风中兀自招摇。

最后的结果是，在这场令人窒息的对峙中，我难得地赢了一回，而父亲却输在了此刻的窗外。他敲击着车窗，张口说话，并一直指着我放置于架子上的包裹和行李箱，像在交代什么，但隔着厚厚的玻璃，我什么也听不清，只能看到他努力张开又闭合的口型，像一出默剧，这是我难得看到的一幕。我示意他一切妥当，他却一直站在那里，直到火车开动。我趴在窗口看，他跟着火车在走，然后，终于看不见他的身影。

时间吹熄了那一秒，很多场景都浮现在我的脑中，却又迅速往脑后散去，像极了永远不会落脚的风。我想起幼年时坐在自行车后座紧紧拽住他的衣角，想起他在夏天傍晚做好番薯糕四处找我的情景，想起第一次上学时他慢慢松开的大手。大雨下出了心里的一场病，我那张自以为对父亲足够淡漠的表情撑也撑不住了。窗外是夏末滂沱的雨水，噼里啪啦地砸来，很难想象那道刻在雨中的背影，在时间的深处是不是站成了一匹骆驼？

想起有一阵子看萨冈的书，内心亦是一阵抽搐，眼泪酸楚得找不到可以盛装的容器。《你好，忧愁》中的塞西尔是那么任性，又是那么无知与脆弱。她身上的反叛因子像梦魇里的紫水晶，充盈在青春的风情里。她深爱父亲西蒙，面对即将成为自己继母的安娜，内心的仇恨可想而知。她不想让父亲西蒙接受这个女人，所以想法幼稚的塞西尔开始了一系列激烈而恶毒的反抗，设下一个个圈套，让安娜失去了西蒙的爱后出车祸死去。罪恶是年轻时无法去除的根脉，伸展出硕大而黝黑的花枝，蔓延在这个世界上。

塞西尔说，我考虑着要过这种卑鄙无耻的生活，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忧愁。

不解青春、不解人生、不解结局的忧愁，我们不也时常如此吗？困兽般深陷其中，让人误会、难过与受伤，却始终拔不出头颅上理智的角。

“我们究竟要这样不知廉耻地伤害别人到什么时候？”我在天台上悲伤地问阿义，他摇了摇头。在青春这场面目不清荒唐到来又草草结束的时光里，我们是一个个随时将被扣响的扳机，洞穿一个又一个在乎我们的人。

阿义是常常和我说话的男孩，小平头，高高瘦瘦的，像一节青翠的竹子。他时常会给我发短信、打电话，或者直接跑到我身边，拉我到天台上说话。我们聊学校里好看的女生，聊给她写情书的男生是哪几个，聊班主任班会上会说多少重复的话、政治老师一天会讲睡多少双顽强抵抗的眼睛，聊没有尽头的考试、遥遥无期的假日，聊脸色越来越难看的父母、心里越来越沉重的石头，聊现在的自己为什么会变得像一头随时会喷火的怪兽。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真的不想伤害他们！”我沮丧地看着阿义。

“小傻瓜，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我们啊。大人们有他们不容更改的想法，却不曾真正想过我们的感受，他们只是一味地安排着我们的道路，却不知道我们是否喜欢路前方的风景。”

阿义那时一边说一边用他的小眼睛微笑着，发出比余晖还好看的光。而我抬头看着晚霞铺红的世界，只是点头，不说话。

那天的黄昏好长好长，我们靠在天台的栏杆上看斜阳老去，流云翻转，微凉的风俯冲而下，在城市林立的高楼间游荡。在那样静谧得只剩声息的时光里，我忘记自己究竟坐了多久。视野里天空变成翻滚的海，反反复复把如今自己对待世事冰冷而倔强的脸颊冲向记忆的岸堤。我们细数那些被自己伤害过的人，当初是不是把他们伤得很深，此刻他们会不会释怀一点而原谅我们。

亲爱的人，在这场荒乱青春里，我想和你说声对不起。

林晨

第十四届、十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
女，1996年出生，北京普通高中生一名。
自诩骨子还是江南温婉小女子，别名酥炸绿毛龟。



地球上的你

文/林晨

当我降生的时候，本来以为会是一个臭小子的你，看着粉红色的襁褓，手足无措。你当时还信誓旦旦地跟妈妈打赌：“如果是个男孩就军事化管理，如果是个女孩就娇生惯养。”不知道如果我是个男孩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娇生惯养我你绝对做到了。

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咱俩关系还有那么铁的时候。小小的我，每天五点钟就会准时睁开眼睛，扒着婴儿床的栏杆，为的是目送你离开家门。你端着我巴掌大的小脸，舍不得放下。我说：“唧唧再见。”奶声奶气地念着你的名字，却大舌头怎么也发不对音。你纠正道：“是‘爸爸再见’。”“唧唧再见。”“是‘爸爸再见’。”“唧唧再见！”语气里多了一分执拗，你无奈了：“那唧唧走了啊。”我妈顿时看不过去了：“你们爷儿俩至于吗，不就是去上个班吗，犯得着你那么泪汪汪地看着你爸吗？”直到今天，我妈提起这茬还一股子醋味。

那时候你不过还是一个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我记得你的乌发和朝气蓬勃。但你已经有耐心哄我，试图做一个完美的爸爸。每天给我放录音带里的故事，清早起来听我把《田螺姑娘》的故事添油加醋地讲一遍。换了谁都会觉得索然无味，但只有你甘之如饴。

后来你送我到嘉兴，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有着我最快乐的童年，而你却无时无刻不在懊悔那几年亲情的空白。其实你所做的点滴我都记得，你想方设法到上海出差，坐着颠簸的公交到嘉兴，为的是给我送上一个只有上海才买得到的娃娃。看到同行的人耐不住女儿的纠缠买了一套《蜡笔小新》，你也不甘示弱，心想：别人有的我女儿也要有。再看到“蜡笔”二字，以为是蜡笔画教学的，心下更为满意，于是也买了一整套。那是我的第一套动画片。等你看到里面各种耍宝后才大呼为时已晚，我已经变得超级不正经。按我妈的话说：“你爸想培养一个淑女梦想由此破灭了。”这段故事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倒是妈妈拿这个当笑话给我讲了很多次，每次你在一旁听着都会面红耳赤却也无可争辩。但是现在我渐渐地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感动的笑话。

你干过的不靠谱的事情还真不止这一件，我书房里至今还摆着一本厚厚的敦煌线描画集，也是你不靠谱的杰作。那天我正在上课，你一条短信就来了：我后天到家，

今天在敦煌给你买了一本素描画册，挺好看的。一切都好，勿念。

我当时纳闷了：你跑甘肃去买什么素描画册——我去西单逛两圈就买到了，还用千里迢迢带回来吗？

回到家一看，你像献宝一样把那本书给我看：《敦煌舞乐线描集》，里面都是各色飞天的人物，白描的，极美。你似喃喃道：“本来还有一本彩印版的，实在是厚重，我要是也买下来就好了。”扉页上，是你一个个排队去盖的章，大概有十五个，每个都是厚实的石头章印上的，看着忽觉得比上海世博会上的章还来之不易。

“这是白描，不是素描。”我笑笑，跟你解释道，“白描是这种线条的，素描是那个铅笔，画石膏块的那种。”好像是不给面子的拆穿一般。

你讪讪道：“那天我本来是不想进去的，人闹哄哄的。但你知道吗，我在那宣传片里看到你来了，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会在上面，四五秒的镜头，可惜我还没拿出相机来拍就过去了。”你接着说，“我想去买那个光盘，但是人家不卖。所以我想你大概是喜欢壁画的，你喜欢就好。”

我知道，什么东西，你都是以我喜欢为标准。

你是个很别扭的人。你常常绷着脸说：“麦当劳有什么好吃的。”却又趁妈妈出差的时候，或是我补课晚归的时候买给我。看着我看到车里副驾上的麦当劳纸袋而露出惊喜的神色，你嘴上不语，但心里暗自得意。你总觉得我小，什么都不记得，但我都记得很清。那时候从幼儿园回家还没有车，只能挤小小的私人面包车，你一再地拜托售票的小伙子：“千万别开车。我给我女儿买根雪糕，马上，一会儿就回来。”十年过去了，那颗纵容我的心，你却从来没有改变过。有好吃的总会带上我，也不管我的吃相是不是会使风度翩翩的你形象大打折扣，还要麻烦你想方设法帮我弄到桌子那端的蟹粉包。

虽然你不说，但是你时刻担心有人跟你抢被你宠坏的女儿。当老妈挥挥手准备开放我的恋爱自由权的时候，倒是你，紧张地瞪了老妈一眼。隔天，车里循环播放的是黄安的《女儿》：“女儿呀女儿，还有多久能相聚？我要时刻守着你，直到你离我而去。”那凄惨的旋律回荡了好久，让我连下决心绝对不会早恋。

除了傲娇之外，你还是个超级龟毛的人。尽管我住校还是要每天给你打个电话，

不然我的短信就会爆炸，你会担心我的手机是不是丢了、我的手机充电器是不是没带、在学校里是否安全怎么怎么着，我打过去，你又没什么事情可说：“啊，只是想让你报个平安。”——天知道，我的学校怎么会那么不平安！尽管有些时候，你开着大会，我穿透性的声音划破话筒：“老爹！我放学啦啦啦！”害得整个会场的人偷笑，你也不曾恼过我半句。

在我吃冰棍、吃零食时喋喋不休好久，但是每次出差，都会特意把餐桌上的可乐拿回来给我的人是你；嫌我乱花钱，又一面偷偷塞给我钱的是你；最看不得我把我的房间搞得像垃圾堆似的，工作二十年从来没休过假却特意请了三天假把我的房间掀了个底朝天整理干净，气得我嗷嗷叫的也是你。老妈说：“你闺女这么懒都是你给惯的。”我的确，是被你惯大的。我是个被宠坏的女儿。

我和你，年龄上差着一辈，平日里也不如母女般那么亲密，但是你永远以自己的方式成全、迁就我。

我的思维有时旅居在火星，有时在外太空遨游，但你的思维永远在地球上扎根。我多幸运，我多幸福，你是我的爸爸。

我在你身后

文/曹梦晰

曹梦晰

第十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江苏人在北京。90后，高三在读。

爱好摄影、写作，精通韩语，圈子里人送绰号“原宿系美女”。

微博名千本木呆呆。为人低调直率，在这个浮夸的时代里依然坚守自我。

只写散文，不写小说。

吃完饭，你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散步去吧。”我皱起眉头走进自己的房间：“我要学习了，你自己去吧。”尽管看不到你的表情，还是可以想象出你黯淡下去的眼神。

早上去上课，你小心翼翼地叫住我：“要不要带瓶水啊？”“不用。”

不讨厌你，但是也不怎么喜欢你，不是故意态度冷淡，而是实在没什么好说的。面对你充满希冀的一句“在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吗”，我竟一时间无从开口。在学校总是没心没肺说笑打闹的我瞬间失语一般，终归是大片大片的沉默结束掉这